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優異獎

樂善堂梁銑琚書院 三年級 黎諾源

心鏡

暮色緩緩沉落，我獨自行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，狠狠踢開腳旁的碎石，宣洩著不滿，那場整整籌備了三個月的演講比賽，最終竟一無所獲。挫敗與不甘纏上心頭，還裹挾著一絲對獲獎選手的嫉妒，此時此刻，我找了常聽我訴苦的陳伯。

陳伯在老街經營著一家手工鏡鋪，推開鏡鋪的木門，風鈴輕響，暖黃的燈光灑滿小店。陳伯正坐在案前擦拭銅鏡，見我神色低落，便放下手中的絨布：「瞧你這樣子，又遇上什麼煩心事了？」我便將比賽失利的事一五一十地說出。

話音剛落，門外忽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。只見一位男子臉色鐵青，怒氣衝衝地攥著一面銅鏡，逕直衝到櫃檯前，不等陳伯開口，便厲聲叫嚷起來：「你們怎麼賣鏡子的？材質不符，尺寸還有差錯，我要退貨！」說罷愈

發激動，猛地將手中銅鏡重重摔在櫃檯上。

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場面驚住，抬眼望向那男子，又覺心頭一慌——那副急躁憤怒的模樣，竟與方才比賽失利後，氣餒宣洩憤怒的我有些相似。愣神之際，陳伯緩緩拿起銅鏡，取過一旁的軟尺，量度鏡子尺寸，又細細查看鏡面材質與工藝細節。一番檢查核對後，陳伯語氣懇切地開口道：「您看，鏡子的尺寸和材質，都和當初講定的完全一致，沒有半點差錯，是一場誤會呢。」

男子湊近仔細查看，臉色由憤怒轉為窘迫。他張了張嘴，終究沒說出一句道歉或是感謝的話，而是局促地抓住鏡子，最後更轉身快步走出了鏡鋪。

「陳伯，明明是他理虧在先，還這般無禮囂張，為何不與他理論？」我心中滿是氣憤。陳伯低頭默默將案上工具歸置整齊：「不過是場誤會，如果與他爭執對錯，不是反倒徒增煩惱嘛？」

「可……您剛剛是如何做到這麼淡定的？」

陳伯聽了，沒有立刻回答。他起身，輕輕拍了拍衣襟上的灰，向一旁的木櫃走去。他一邊翻找著木櫃中的物件，笑著說：「我做手工鏡子這麼多年呀，見過形形色色的客人。有人真心誇讚我的手藝，也有人像他這般挑剔苛刻。久而久之，我心裏也漸漸磨出了一面鏡子——一面只照向自己內心的鏡子。面對剛才這樣的事，我只會反問自己：在工藝細節、與顧客溝通上，可曾有過疏忽？再提醒自己，平日定不可用這般無禮的態度對待顧客。」

「一面……只照向自己內心的鏡子？」

「你看！」只見陳伯自櫃中取出一枚圓鏡。鏡盒質樸精緻，帶著歲月紋路，他緩緩開啟，鏡面蒙著薄灰，隨即輕輕擦拭，遞至我面前：「你看看，能看到鏡中自己嗎？」

我略帶疑惑，湊過去一看，在盒裏的鏡子是歪的，便搖搖頭：「照不到啊，這都放歪了！」陳伯隨即伸手輕輕調整，我的臉立刻清晰地映在鏡中。我望著鏡中自己，好似明白了些什麼。陳伯面露微笑，語重心長地說道：「你看，鏡子角度不對，就照不出真實的你。人心也得有一面照向自己的鏡子，總盯著別人，被外在情緒左右，就永遠看不清自己，找不準方向了。」

我怔怔凝視著鏡中清晰的臉容，思緒驟然陷入沉思。我熱愛演講，一次次認真準備，內心真正渴求的從不是獲獎，而是變得更加精進。可失利之後，卻只剩憤怒與嫉妒。其實那些優秀的選手，更像是指引我前行的老師，從容自信的神態、流暢得體的表達，都是我值得學習的地方。雖然失利，可見識到了他人的光芒，若能讓自己也發光發亮，何嘗不是一種成長？

臨行之際，陳伯細心擦拭圓鏡，將鏡盒輕放於我掌心。「這圓鏡送你。人心如鏡，需時時擦拭，常常自省。在你成長路上，最應雕琢與看顧的，從來都是鏡中的自己。」我接下圓鏡，方才鬱結在心的煩躁與迷茫，在這一方小小的鏡鋪裏，漸漸被撫平。

走出鏡鋪，晚風輕拂，車輛呼嘯的嘈雜聲滾滾而來，與店門口風鈴的清悅叮噹聲交織纏繞。我聽著這喧鬧與清悅的對峙，心底一片澄澈。原來人生處處皆可作鏡：街外的車水馬龍是鏡，照見世間的浮躁；風鈴的輕響是鏡，照見內心的從容；修身，便是以外為鑒，以心為鏡，在喧囂中，實現最沉靜也最豐盈的成長。

評語：借手工鏡鋪陳伯的話，點出「鏡子角度不對就照不出真實」，意象清晰，富含哲理。